

辨惑論

東陽武范公啓遺著

紹治初年。客有自洋還者。陳洋貨機巧。極口道以爲吾中國未有也。坐者嘖嘖。予獨無所言。顧之他客曰。子何洋之疾也。瑪地百巧。啞而三絕。予之未見也。就所見如火氣機船。如腋機巧鎗。子能之乎。曰不能。能爲千里鏡乎。爲自鳴鍾乎。爲猛火空心燈乎。曰不能。曰凡洋所能。皆子所不能。子拙矣。而何疾洋之甚耶。曰非疾洋也。恐洋所疾也。自生民以來。巧莫巧於河圖。皇羲則之。巧莫巧於洛書。聖禹叙之。璿璣七政。大舜先之。軒車指南至巧也。周公制之。耕而未耜。佃漁而網罟。食而五穀。衣而布帛。居而宮室。塋而棺槨。信焉而書。貨焉而市。門拆以禦暴。客弧弓以威天下。凡所以洩鬼神利天下之用者。洋能之乎。抑不能乎。能外此以爲生養乎。抑不須以此爲生養乎。若夫洋之機巧。則中國人所不爲也。昔者聖人治天下。令於衆曰。不貴異物。不作無益。曰作爲淫巧。以蕩上心者。有誅。吾中國遵其教守其法。有所畏而不敢爲也。以爲性命。道教。服食。器用。足於我。而無所取於彼。故不爲也。未有洋之前。吾中國河損。既有洋之後。吾中國何益。不巧吾之巧。而巧洋之巧。非所謂鳥獸之筌蹄乎。且夫爲械事者。必有械心。險哉夷巧。不在貨而在於心。客巧洋貨。未知洋之心也。蓋洋嘗以無用之貨。貨瑪港矣。貨臺灣矣。貨至而人至。豈不可爲寒心哉。天地惟感與應。以氣召氣。其人自至。以心感心。其物必來。故有地夷而人夏者。用夏以變夷。周之幽岐也。地夏而人夷者。晉而爲夷。秦之岐豐也。伊川一被髮。辛有知百年之必爲戎。河隍一雜處。江統知他日之必爲戎。客何見之晚耶。語曰。見怪不怪。其怪自止。又曰。虎畏不畏。虎者客無巧洋。洋無所用其巧矣。客曰。子言似矣。然洋有機巧。可畏如火氣船者。尤用兵之不可缺。輕萬金之貨。市其物致其人。術可得。得其術不足畏也。曰異哉。

其所聞。誅羿者不以羿之弓。擒羽者不以羽之劍。撻秦楚者不以秦楚之兵。而以秦楚之挺。制匈奴者不以匈奴之革。箚木薦。而以漢之車騎材官。避長擊短。兵之善也。故反其道三字爲萬世登壇秘訣。患洋而謀於洋。無乃不可乎。且既謂之機。其術必秘。秘則不泄。誠恐萬金有盡。而術終不得。學步效顰。爲西子邯鄲所淺深耳。夫不脛而走者。貨也。無翼而飛者。言也。客以某言語洋人。必相笑曰。巧哉。巧哉。彼能看破。

陳情啓

闕名

竊聞。詣習主簿。勝讀三十年之書。識韓荊州。當封萬戶侯之貴。望下風而思澤。瞻冬日以爭趨。誠迫於衷。非敢爲僞。伏念。士卑棲白屋。粗業青編。十載窗螢。半生株兔。雖負年富力強之畏。寔抱家貧親老之憂。史學無曼倩之三冬。文戰有廣平之再北。重以迷心之境。徒多落魄之傷。息烟火於兵燹。流離不數十寒之日。走衣食於東西塗抹。曾無一飽之期。葛蔭蕭條。槐程悠渺。夙世仇書之果。拭悲淚以難收。三更夢筆之花。縈癡魂於欲吐。豈知今夏。又是昔秋。福則安知。或失塞翁之馬。災期無妄。乃得行人之牛。魚網則罹之。驢技只此耳。不智也。非不幸也。誰爲之。誰令聽之。揣分已甘。問心獨苦。惟有撫膺以長慨。所賴大聲而疾呼。遊大人以成名乎。情願深於附驥。雖小過有可觀也。技願獻其雕虫。謹著墨書。願垂青鑒。敬惟 高大人相公。吾州大雅。當代偉人。其德澤加於人。如慶雲在霄。甘露被野。以道德高一世。則和神當春。清氣爲秋。文章兼富于大蘇。筆下之行雲流水。經濟夙優于小范。胸中之金背干將。撫北圻數十載于今。子弟誨而田疇殖。統南城千萬人一口。兒童頌而走卒呼。茲蓋狄梁公之心。青天白日。所以魯國人之頌。章甫袞衣。尤且錄善無遺。愛才如命。畜豢龍於池上。使

之暮行雨而朝行雲。收桃李於門中。庶其夏得息。而秋得寔。惟遇士不嫌於過厚。遂令人快觀而爭先。禰正衡鸚鵡之才。刺投北海。李太白青萍之價。書上荊州。凡所見聞。皆得於湖山之外。况茲窮屈。在於邦域之中。有甘棠焉。固無遺於庇下。則善李也。容見棄於道旁。伏望憫此困衡。拔此抑塞。采葑無以下體。包荒尚乎中行。斧妙運以成風。一去鄧蠅之聖。澤均沾者如雨。再生莊鮒之枯。庶幾微生。獲酬素願。才雖樗櫟。蒙哲匠以曲成。心似葵藜。向太陽而驟發。樂所顧卽爲良馬。李得御便是登龍。入藻鑑於一朝。始信枯竹焦桐之有用。出攀籠於卅載。豈謂江湖林藪之無緣。

△幸庵先生與西山各帝來往書牘〔續〕

詔羅山阮先生欽知。帝王之興自有天命。寡躬乘辰撥亂。本非以天下爲富。曩者再駕昇龍。其心非不欲存黎統以彰盛舉。第歷觀黎之子孫孱弱。不爲衆心所向。蓋黎曆告終。苟欲扶之。亦不能違天所命。夫以子房之智。不能存韓。諸葛之才。不能興漢。亦付之無可奈何。矧才智不逮。而妄意天辰。豈所謂識辰之傑。古云。予無樂乎爲君。寡躬誠不以南面爲榮。惟畏天之明命。不忍視中州之擾亂。爲秦越之肥瘠。茲富春京形格勢禁。遙制北河。事勢頗艱。准諸廷議。惟建都又安。道里適均。方能控制中外。且使四方之赴愬者。易於環歸。先生審興亡識辰務。惟之自見。曩與先生商畫其事。頗煩審相地。鉗此間山川起結之處。曾歷著心按認。迄今未見報完。傳以鳳凰慶山等局。非可都會。盍亦別尋吉格。以副寡躬屬望之意。顧此橫山。行鑿夙駕。經已披閱地圖。昭見安祿縣安場社。形勢寬爽。氣象昌明。用建新京。正是王畿勝地。已飭下鎮臣。整備材瓦工料。訂期營理。祇茲相洛之役。式詢黃髮。先生可迅來伊處。暫留數月。詳察砂水。擇收旺地。爲御殿之所。點定好向。俟鎮官炤式奉行。仍具畫圖。

幸庵先生與西山各帶來律囑

十六

遞送寡躬之所以再三聘召。冀與有謀。先生勉與分猷。是其素願。若以事故推諉。是以寡躬不足與計天下事。先生別有救辰良策。幸無金玉可也。欽哉。特詔。泰德十一年九月初三日。即光中元年。

羅山月澳賤臣阮啓頤頓首謹奏爲陳情事。顯淺拙衰頹辱蒙

皇上知顧。再三聘召。特頒一社另率錢糧。以爲養老之祿。報補無狀。愧懼寔深。邇來氣血衰耗。疾病辰作。比前年更甚。不事其事。而但食其祿。自古以爲恥。其所蒙頒賜。敢乞納還。爲國家公用。恭望上德天涵地容。洞悉老病情態。俯從所請。庶幾頤養心神。少延歲月。辰以事外備顧問。爲盛世一逸民。感戴無極矣。干冒威嚴。不勝悚慄之至。賤臣顯謹奏。光中二年九月初一日。

詔諭羅山月澳阮先生欽知。先生抱朱程之學。爲一處山斗。不以富貴累其心。高臥有年矣。朕三駕北城。屈談天下事。所謂一言可以興。先生蓋有之矣。非若區區事乎其事者比。朕一辰無以表待賢之情。特頒一社爲優老之俸。是朕出於至誠。自返旆南京之日。念念未嘗不在先生之左右。茲覽其上表。不知所謂。如以食祿傷廉爲可恥。則普天之下。山薇野蕘。誰其有之哉。如以兵糧匱乏爲念。欲還之公用。則此土地此財用。豈以一社爲盈縮。朕今都在乂安。與先生密邇。行且相助爲理。先生若欲忽然長往。其如蒼生何。先生其再思之。欽哉。特詔。光中二年十月初五日。

報諭賜奏 拜手稽首謹

奏賤臣啓頤尋常朴陋。偷托林泉。辱蒙皇上廣大獎育。期望之太高。剝果逢春。寔爲千載之遇。無奈體質薄弱。日就衰頹。不能與少壯相從。奉侍左右。苟且徒穀。心甚不安。以故昨秋表奏。乞納還所蒙頒賜。以爲公用。茲者奉見詔書。頒下開諭。慙懃至誠。優待初不以筋力爲禮。伏讀再四。愧懼彌深。

豈敢復有此言。干冒塵瀆。第所竊慮者。民惟邦本。本固邦寧。又安地瘠民貧。從前只受兵率。別無錢糧。茲則兵糧並出。其另數又增倍。耕作者少。而仰食者多。私養又甚於公稅。重以饑荒疾疫。餓莩流移。見存者十五六。今冬又旱。乾田疇荒廢。下稼者甚少。一處十二縣。分爲三四鎮。彼此不相統攝。官愈多。則民愈擾。事權不一。將校官吏。無所檢束。雖有忠愛。豈得以盡行其志。知臣莫如君。伏望皇上於諸臣中。揀取清勤仁勇一員。爲正鎮。夙有文學一員。爲協佐。委以便宜。責其成效。民間疾苦。並許一一勘寔。隨其微甚。酌量減赦。刁黠者去之。良善者培之。如此則恩澤下究。困窮之民。咸蒙蘇息矣。民固常懷。懷于有仁。人心之所歸。卽天命之所在也。辰哉不可失。芹曝獻忱。不覺其言之迂。恭望上德高明。垂情御覽。洞悉情狀。賜之施行。非特蒼生之幸。亦國家之洪慶也。賤臣顯無任瞻仰兢惶之至。謹奏。光中二年十一月十日。

▲西山主召詣化州詔

詔羅山月澳阮先生欽知。先生德齒俱優。爲世著龜。曩者行在來謁。幾番談論。深契朕心。自戎車南旋。寤寐不忘。今天下向平。紀綱制立。惓惟黃耆碩德。深用勤注。先生翻然肯來。有所議論。凡天下本鎮官。炤料行裝兵驛。少備蒲迎。幸勿以鶴怨猿驚爲恥。無負朕憲老求賢之至意。欽哉。特詔。

光中四年七月初十日

●就化州陳三事奏

羅山月澳淺臣阮啓顥拜手稽首謹奏。顯淺拙衰頹。仰蒙皇上知顧。報補無狀。愧懼寔深。茲欽奉詔書。力疾赴京。辱承清問。言及之而言。豈敢復有所隱。謹略陳數事。仰裨萬一。

其一論君德。

幸庵先生與西山各帝來付龜脰

人君一心萬事之本。故家人之義歸之反身。二南之化本之文王。自古聖賢未有不由學以成德者。仰惟皇上性質高明。議論英發。其料事度物。出人意外。加以學問以廣其才。便是湯武以上人。伏乞自今日開設講筵。與儒臣討論典籍。先大學次論語。次孟子次中庸。以及於五經諸史。循序而漸進。熟讀而精思。如此則聖德日新。又日新。緝熙敬止。以此而統乎臣民。施諸政治。無適而不宜。天下可運諸掌矣。

其二論民心。

民惟邦本。本固邦寧。諸鎮在遠。愚淺未及週知。惟又安一處。土瘠民貧。從前只受兵率。別無錢糧。今則兵糧並出。其另數比壬寅簿加倍。私養又甚於公稅。一耕百食。財竭力殫。有已受另率。而白布柴薪什物。又重受者。有累被荒歉。田土蕪萊。已經勘度。未蒙調恤者。伏乞頒下鎮臣。隨其微甚量酌減。赦窮而無告者。方可存活。國家威武有餘。而恩澤猶未下究。愁怨之聲。盈於道路。舉一以例其餘。他鎮可類推矣。民罔常懷。懷于有仁。人心之所歸。即天命之所在。辰哉不可失。

其三論學法。

玉不琢不成器。人不學不知道。道也者。人倫日用之理。學者學此而已。我越自立國以來。正學失傳。人爭趨於詞章功利之習。不復知有三綱五常之教。主庸臣佞。國破家亡。其弊皆由於此。伏乞自今頒下詔書。俾府縣之學校。家塾之師生。文武諸臣之子孫。舊朝諸鎮之直吏。各隨所在。從便受學。其教一以朱子爲法。先讀小學。培其本根。循序漸進。以及於四書五經諸史。自博而約。由知及行。庶幾人才有所成就。家國賴以安寧。此寔當今世道人心一大關繫。非苟焉者。師道立則善人多。善人多

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。這此數事。芹曝獻忱。不知其言之迂。伏望 皇上裁擇焉。賤臣顯謹奏。

光中四年八月十日

◎光中帝諭幸庵先生詔

詔羅山阮浹欽知公齒德兼優。多士山斗。今海內向寧。朕將興起正學。公深以學術邪正爲辦。朕心甚悅。特於永京南華山設崇正書院。頒公爲崇正院院長。賜號羅山先生。專掌教事。一遵朱子學規。俾人才有所成就。風俗歸于粹美。嗣今郡國司業督學。歲以有學行者貫址姓名達諸書院。許公考校其德業行藝。奏聞于朝。簡用尙其唱明學道。陶淑人心。稱朕褒崇耆德之旨。欽哉特詔。

光中四年八月二十日

▲幸庵先生上光中帝表

羅山月澳阮啓顛拜手稽首謹上表奏。顯才識淺劣。膂力衰頹。仰蒙先皇帝知顧。賜以一社租庸。另率爲優老之俸。報補無狀。愧懼寔深。懇辭再三。弗獲俞允。今鑿駕上仙。南望闕庭。不勝悽愴。祇以梓宮在殯。道路戒嚴。顯氣血既衰。又不能力疾親赴。但從本鎮諸臣之後。依期望拜。區區之心。無階上達。茲寧陵事竣。謹遣親子弟代行奉表上進。歷陳忱悃。少伸哀慕之私。其所蒙頒賜。伏乞尸素之咎。恭望 上德燭炤。俯從所請。賤臣感戴無量矣。顯無任瞻仰兢惶之至。拜手稽首謹奏。

光中五年十一月十七日

◎幸庵先生代又安處上下臣民陳情表

又安處上下愚賤臣等拜手稽首謹 啓。爲乞燭炤窮民情弊事。原本處素稱從義。而地瘠民貧。視他鎮最劣。昨歲天兵大舉扶黎。先皇許爲內附。殘弊彫瘵之餘。鎮撫者換易紛紜。未蒙蘇息。今依舊

幸庵先生與西山各帶來往書牘

二十

以壬寅簿取另率。民忱其威法。勉強應從。頂替漸足。原來是簿之設。當事者先以貧富相資。誑其民。以故流寓老羸。盡著入簿。補另之後。漸漸漂散。加以饑饉。重之以疾疫。堪受者少。而逃欠者多。累歲拘推拿。民不勝煩擾。古者戶簿。一年一獻。補助通融。豈有七十年間。生不計死。不除。守此弊法。而可治者。然從前之法。猶是清又出兵。而糧則歸四鎮。此外別無他徭。今則糧另並出。而租庸土產什物雜稅。一一徵收。財竭力殫。寔爲太重。

王上以乂安居南北兩京之間。道里適均。爲根本重地。可以用武。亦可以駐蹕。不於此處。結搆務悅。民心。如漢高之以德行仁。如周武之散財發粟。乃一切以智力把持。崇其壙而鑿其址。恐非厚下安宅之道。天生一人。自足以了一世事。目今鎮守重臣。與記錄分知諸小臣。豈無謀略學識。可經世務者。往往爲文法所拘。弗獲展布。間有稍知寬恤。議者指爲含糊受賄。刑亂國用重典。民不斬不齊。天下事決非此等所能了。此便宜寔勸之所以爲難。而困窮冤屈者。欲籲天而無從也。非兵無以保國。非糧無以養兵。人孰不知。第民財力民情。可盡而不可繼。一人耕二三百人食。失其所以爲生。饑饉荐臻。餓殍立至。糧另何以出。君國何所依。爲人君止於仁。絜矩之道。謂何而使民至此。天之立君。非夫民之爲而誰爲。民可近不可下。兵貴精不貴多。西楚之兵百勝。而竟爲漢擒。失民也。晉陽之城三版。而卒以存趙。人和也。孟子曰。得天下有道。在得其民。得其民有道。在得其心。取之有度。用之有節。所欲與聚。所惡勿施。先王具有成法。寔體而行之。存乎其人耳。民罔常懷。懷于有仁。人心之所歸。卽天命之所在。辰哉。不可失。芹曝獻忱。無任瞻仰兢惶之至。恭望 上德高聰。垂情御覽。洞悉情狀。賜之施行。非特生民之本。亦國家之洪福也。仝處愚賤臣謹啓。

◎文苑

◎道南齋詩草

阮敦仁樂山遺著

◎序

樂山忠孝士也。當安南亂時。甫髫齡耳。其父林溪公。開關萬里。奉黎皇來奔。樂山因隨侍入中國。昔予與林溪公交。相得甚歡。每語予及安南事。輒慷慨流涕。樂山亦從旁悲不自勝。如老成人。蓋阮氏歷事南服。世篤忠貞。其戀戀故國之心。由天性然也。嘉慶戊午春。予就館桃源。樂山負笈以從。傳經之暇。以詩學請。予常謂之曰。若子者可與言詩矣。夫詩三百篇。大抵皆忠臣孝子勞人思婦。不得志於時者之所作也。其憂深。其思遠。抑鬱無聊。而假於言以發之。言之不已。而長言之。詠嘆之。使千百載下讀之者。如見其心。臨其遇。豈有他哉。蓋其發乎情者。真。故能入乎人者。深也。降及晚近。辭績故寔。窮極工巧。非不驚人眩目。不知詩人之真性情。則失矣。若吾子。既忠且孝。故國之思。時時見於篇什。固已得詩人性情之正矣。由此而加之以學力。豈可量哉。雖躋漢魏。以繼風雅可也。子其勉之。今回憶與林溪公訂交時候。十易寒暑。樂山年已二十餘。所作日。卷一。一帙。請序於予。予卽書向之所言者以授之。且著其父子忠孝大節於簡端也。臨桂胡長慶撰。

邱錦紅毫著意裁。英年擅此是奇才。朗吟怪定非常調。清絕詞源海外來。應是當年陸步兵。重吟詩與竹林聽。何時得到清齋裏。一笑相看兩眼青。名字相符事亦奇。天教從此訂心知。江南三月春如繡。可許同教唱和詩。

嘉慶五年歲在庚申上巳前
二日錄於賜書堂之南窗

金陵樂山岳樹從拜題

(文苑) 道南齋詩草

離騷。本自錦心裁。更羨南琛抱逸才。忠孝性成生不偶。長歌代寫隱憂來。
愛把毛錐作短兵。高山流水韻堪聽。旅中不少知音者。共喜終童染翰青。
事到能傳遇本奇。播遷心迹萬人知。開懷聊作閒遊治。腕下風生百首詩。

華陽復軒氏李巒用樂山元韻跋贈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上元日

★自叙

詩何爲而作也。以其感於心而不能已。觸於目而不能禁。特假于詩以發之。此風騷之所由作也。
予髫年命蹇。遭遇時艱。播遷流離。學殖荒落。自入中華。僑寓建業。流光荏苒。十載於茲。感人事之
變遷。悲故國之迢遙。偶有感觸。不能不假篤什以摠懷抱。若其立言溫柔敦厚。以求全乎古之風
騷。則予奚敢。

▲奉和梅溪夫子詠桃原韻

桃開無主綠陰中。一簇霞光不減紅。自擬成蹊
應有日。不堪隄柳倚春風。

●贈朝天宮道士 江西人

闌苑崔嵬倚碧霄。翩然鶴駕駐瓊瑤。元關龍虎
參原秘。墨海煙雲洒更饒。閱世可居城市雜。升
真全仗俗塵消。旌陽靈蹟西江近。何用天台渡
石橋。



●庚申清明祭三姊墓

姊名雪英。性質淑。寡言笑。播遷金陵年二十有五而卒。未字。

自卜佳城已七年。清明一度一潸然。栽松屈翠
扶靈地。刈草舖青設祭籩。主鬯無人悲百世。焚
香有弟淚雙連。姊歸千古憂原放。何故今先歎
逝川。

●同王炳臣鄧林軒廖牧之遊靈谷寺

雨休恰好日晴暄。結伴來遊祇樹園。淨坐向僧

誇梵行。閒行與友挹蘭言。松濤風入鍾聲雜。林杪金輝塔嶺尊。出寺幾回頻顧盼。不知斜照下城垣。

●贈錢斯和醫士

男兒生世貴濟時。不爲良相爲良醫。節宣陰陽驅妖厲。功參造化心無私。卓哉先生擅其術。岐伯重生扁鵲出一心。只想壽斯民。不處岩廊處醫室。富者貧者雜沓來。痾瘵一體無嫌猜。疲瘵殘疾倍矜恤。頒賜藥餌輕資財。我與先生交漸久。稔知天性最渾厚。旅館時時相過從。欲錄丹方繫時後。我聞古昔王政寬。疾醫瘍醫俱隸官。十全爲上四七下。賞其功者誅其奸。先生功德宜上賞。孤懷惟畏人褒獎。雖上聖世甘隱棲。巢許高踪堪比仿。嗚呼自古積善必餘慶。積善孰大精岐黃。熾爾弗祿昌爾後。天道施報自昭彰。

◎菊

閑植幾叢菊。秋來遶砌旁。雖無一徑雅。饒有一

(文苑) 道南齋詩草

籠香。淡水承朝露。孤標傲晚霜。濁醪傾九日。花底引清狂。

★秦淮送別

秦淮舟。駕木蘭。輕送客。依依無限情。商女不知離別意。琵琶猶撥兩三聲。

○秋日感懷

秋至驚聞五夜砧。重緘難倩歷傳音。霜凌菊徑隨人瘦。雲蔽粉鄉望眼深。解語兒童雙髻挽。高堂怙恃二毛侵。嗟予壯志何時展。遲暮徒爲梁甫吟。

▲送唐勛軒歸粵

年來長喜挹蘭馨。不比尋常蓋始傾。京風驚客夢。滿天秋色送君行。還將別意重相慰。却是鄉心一樣情。百粵悠悠從此去。未知何日再逢迎。

●秋曉同人登燕子磯

南州漂泊客。十載未能歸。共約熬頭友。同登燕

(文苑) 道南齋詩草

子磯長江翻曉浪。峭壁聳秋暉。風景增詩興。襟懷任意揮。

○望天台洞

曾經幾洞到天台。鳥道盤空亦壯哉。仙子不知何處去。空教劉阮獨徘徊。

■江浦縣九日

秋風送我到臨滁。客裏重陽想寄居。未識幾叢籠畔菊。近來蕭索又何如。

▲憶菊

忽聞秋至起遐思。憶別無端隔歲時。三徑烟深疑有跡。半籠月淡想先知。每看艷卉逢偏早。爲愛霜華遇獨遲。消息近來生夢底。滿城風雨望佳期。

●訪菊

特乘暇日卽郊遊。祇爲尋芳任逗留。問路不嫌三徑遠。聞香暗識幾家秋。晨穿野圃身忘倦。晚

傍東籬興更悠。此日相逢莫相負。黃金賽似玉搔頭。

●對菊

疎疎落落似攢金。傲骨凌霜幾歲深。對此清秋添客醉。坐消永晝爲君吟。寒花獨放誰知己。我孤懷有賞音。日暮呼童須繼燭。莫教辜負好光陰。

○問菊

冷落秋心世莫知。欲將情緒說東籬。何因隱逸偏孤立。怎耐風霜較衆遲。似厭繁華更艷局。故歸淡泊寄幽思。花如解語應爲說。果否停杯問及時。

●夢菊

九日登高醉後忙。折花遮莫認梳粧。每因落帽簪偏易。自覺搔頭興更狂。晨插高冠猶帶艷。晚歸短鬢尙沾霜。去來一任時人笑。贏得清芬伴枕傍。

廿四

(未完)